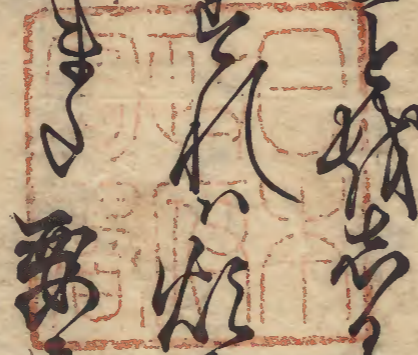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太政官文庫			
共	史	和	
十二	五	書	
冊	一	門	
	號	甲	
	架		

# 本外史

賴氏藏板



本外史  
 卷之五  
 和書門  
 史五  
 共十二冊  
 賴氏藏板

自己の兒らに法籍を  
 のつら法正理を年少  
 如く一法正理の先子  
吉凶形兆  
謂飛朕  
字首  
 みる如くそのものことごとく  
 種苗しくその中をばるる

其年是を全る如く  
 のつら法正理を年少  
 如く一法正理の先子  
 後乃人其福をばるる  
 あら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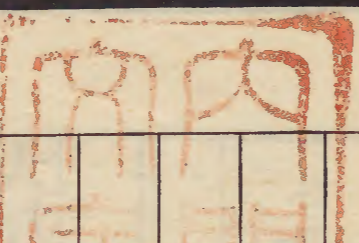
文海三卷序

風中好

布衣賴襄謹再拜白

少將樂翁公閣下。襄嘗讀宋蕪轍上韓魏公書。愛之。以為自昔進言於當世王侯者。大抵有求而自售。識者所醜。獨轍偉魏公人物。比之名山大川。欲接其言貌。以養已作文之氣。言雖近狂。其澹泊無求。可知也。雖然。魏公是時。猶當路秉權。人將疑轍之有求焉。

閣下今代之魏公也。而勇退高蹈。久處閑



地使襄學轍所爲。可以無嫌矣。特貴賤懸絕。不啻如轍於魏公。則徒仰而心嚮之而已。今茲尊嫡君侯膺

幕命。入朝謝

大拜之恩。襄伏在草莽。側聞盛事。而不圖邸吏帶閣下之命。來就襄家。取所著私史。欲賜覽觀。禮意殷勤。愧悚交至。夫襄不敢求

於閣下而

閣下求於襄。襄之榮大矣。復何所嫌而辭避乎。雖未接謦欬。聞其詞命。亦可以自壯。於是忘其燕穢。出以納下執事。又敢有所瀆告。輒書稱史遷文有奇氣。他日自作古史。則論遷之疎略。輕信淺陋。無識夫遷官太史。總領天下文籍。猶不免疎略之譏。况如襄以寒陋一書生。獨力罔羅古今。其不自揣而招大方嗤笑。必也。然少小嗜讀國乘。每病常藩史之浩穰。又恨其有闕

至近代之事與夫

隆治之所由。非無先輩撰著。又未有所其端緒。綜各家終始者。於是私倣遷史世家。而加詳備。斷自源平氏。至於今代。間以中興諸將。及割據群雄。關係治亂者。家別紀之。或錯而合之。要覽其成敗盛衰之狀。與臣屬謀戰忠邪之跡。取其大體最明確者。若夫博引旁搜。辨折錙銖。世自有其人。以爲非襄輩所及也。至其義例。益亦有貽

淺陋之嘲者。事繫

一姓之下。而不有統紀以總之。列將家而雜以雄長舉。今代而稱謂論說。如欠尊崇者。是自有說焉。夫右族迭興。甲起乙仆。以成海宇之沿革。而事不必關於

王室者。我中世以還之國勢也。故依實創體。以形世變。而其中貫以

帝系年號。以表條理。至大義所繫。必用特書。雖厠權豪於元帥。隨成敗次第。而因署題以

見統屬而載之事實名分截然讀者自能見之至若今代稱謂則謹據

奕葉名爵天下公行之稱名實輕重按跡可知不敢私撰名號以黷今代而昧後

世耳目閱首至尾睹其得失之相形明其分裂統合之所漸則今日無前之

功德有不待言者又不敢喋喋頌贊使人疑其諛與溢自謂敬之至也凡是襄區區撰述之本意不可不為

閣下一言之野人朴直以所謂無求之心

著書取其簡約自便省覽始非謀公之世

也所以引据剪裁皆成一家私乘之體至

寫錄體貌又一倣古史不肯學輓近之文

縟是以拮据二十餘年藏之篋笥未嘗示

人今乃得

閣下之寓目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真意外

之幸也襄雖無求於今日而不無求於千

百載非經



大賢之鑒識不足以保其傳也。然苟得流傳，不別今與後，其損益於世道人心，尤不可不加謹。襄也病羸不能効力父母之邦。况敢望有益於世，然生遭此極盛之運，以其庸陋之筆墨，裨補萬一焉，則不負為太平之民也。蘇轍謂魏公苟以為可教而教之，則幸矣。

閣下其亦有以教襄焉冒瀆尊嚴惶懼無已。

文政十年丁亥五月廿一日。布衣賴襄謹再拜白。



外史例言

一此書本欲志將家興廢以為閩外一典然元弘延元之後附屬官軍者不可謂之非武族而略焉元龜天正之際割據方隅者不可謂之非元帥而舍焉舍焉略焉則當時之事有不觀其全者矣平氏始之北條氏終之闕此二者源氏之事亦為不備故源足利織田豐臣四家與我德川氏則卷分上下或成數卷而其餘者皆單一卷以見差別不附其後而

日本外史 賴氏藏版

插其間者。欲使讀者覽成敗分合之次第也。  
 一此書要詳各家興廢。以資覽觀。不敢立本紀。  
 如正史。特其中以帝王年號。幾年幾月。表明  
 條理耳。嘗欲作年表大事記。冠之。未果也。  
 一署正記前後記者。以示名分不可混也。使觀  
 者勿以獎姦雄譏之。

一中世以還。風氣東遷。歷數興廢。而後大成於  
 我德川氏。致今日太平極盛之治。生於今日  
 者。不詳從前喪亂。或不自知其生之幸也。讀

此書者。自首卷漸次覽閱。以至末編。自能見  
 之。不必喋喋頌贊也。

一以國朝例言之。源平為姓。足利北條為氏。以  
 西土例言之。源平為氏。足利北條為族。要不  
 可混也。然列而稱之。因襲既久。常藩之史。亦  
 無所分。今亦循其例。曰某氏某氏。不復甄別。  
 讀者詳其事跡。不患不辨之矣。

一中興諸將。以楠氏為主。自餘隸之。新田氏又  
 未嘗膺上將之位。而置之足利氏之上。雖兵

部卿之親。北畠氏之貴。皆繫其中。不復拘其資望崇卑。及相統屬與否。蓋正史自有體裁。不可得云云。此以家乘故得伸其私心。以發幽光耳。

一近古雄長。不止四族。如里見佐竹伊達最上之於東。大友島津龍造寺長曾我部之於西。皆是然。土地之大事跡之繁。莫之與京。或暴致強大。亦旋興旋廢。而其事不必關係天下治亂。則不復別記。特於四氏語中互見之。

一武田上杉。以敵國合其傳。似不倫也。然不如是。莫以能盡其爭鬪之情狀。如太史公叙魏其武安之意。

一近時諸儒。於非君非臣之間。別造名號。左支右吾。議論蜂起。雖曰崇之。其實黷之。襄則不敢焉。今之所著。斷然據左氏紀齊晉漢書紀霍氏之例。皆用見今公行之名。以直書其實。名實之際。使讀者自見之。不復私撰稱謂。以昧後世耳目。抑吾輩文字。何干天下名義。然

日本外史 卷之三  
藤原賴房傳  
自我亂之。亦心所懼。後之君子。必有取此言焉。

一歸有光云。史記合傳。本是一滾寫。分頭別項。出於後人。此說爲是。然分其頭緒。可便省覽。此書合傳。倣史記體。而寫樣。故仍俗本。如楠氏及武田上杉是也。

一此書倣史記世家。而詳略迥異。猶包三國諸臣傳於劉曹孫語中。又不殺其事跡。而務省約。故致卷冊彭亨。頭緒煩數。讀者靜心熟閱。

不患不了。蓋此間有宇宙未曾有之國勢。叙之當用宇宙未曾有之文體。

一源平諸臣。系譜本末。就各語中。首尾照管。略使可概見。細川上杉等之於足利氏亦然。至於今時列國之先。毛利長尾等。自有別志。其餘錯出於織田豐臣德川三家中。至德川氏勳舊。則具於德川語中。皆是例也。

一中世以後。將士有濫稱官號代字者。有通稱小字者。今槩從刪殺。獨舉姓字。尙簡省也。其

間又有以字著稱者。又有事跡中須舉字者。特表之。其他當<sub>下</sub>疾異日。盡注其傍。

一各家事跡。有甲是乙。非疑出愛憎者。其無大異同者。兩存各語中。使讀者照對審察。

一叙是傳。則稱謂言語。皆如私是人。是紀傳體耳。如史記傳項羽。不得為當代變其體。觀此書者。幸諒之。

一古史於當代之事。不必提書闕字闕畫。蓋史體為然。又臨文不諱之意也。為之者。始於明

清。雖臣子之禮。而近於繁縟佞諛。今不敢從。一父母之邦。稱呼異例。亦私書之體耳。觀者諒之。

一古人云。讀史記。一事紀中有之。傳中亦有之。易於記識。如通鑑。一見輒沒了。是紀傳之所長也。如此書叙關原一役。織田豐臣毛利上杉。皆舉其概略。而後特詳於末編。不避重複。其他皆類此。

一自幼至老。所嗜在此。所讀不下數百部。就中

常藩國史成績及東府諸家所著引證宏博考索明覈故因以為根據力可及者盡檢其所原時補萬一之遺又有私心不敢從者不盡疏辨極知其多疏繆脫誤又照管不及交相矛盾者竢正於博雅耳

一凡事跡領其大意而馳騁顛倒期於明瞭故不能一一注其所出

一凡叙事雖已入前人雅文者其可變者變之以成一家言然事詞允當不可易者不得不

依舊非敢勦襲也大抵主明白質實直寫情勢不敢文飾

一序論論贊皆言其不可已者自叙編述之意或取與叙事相發不敢甚高論即有與前人雷同者亦存而置之不必標新領異

子成氏識

日本外史  
卷之九  
藤原氏

日本外史引用書目

神皇正統記

今昔物語

陸奥話記

奥羽軍記

將門記

純友追討記

後三年合戰草紙

保元平治物語

平家物語

長門本平家物語

源平盛衰記

東鑑

承久記

太平記

日本外史 一 藤原氏

異本太平記	參考太平記
太平記綱目	櫻雲記
伯耆卷	菊池軍記
關城書	保曆間記
梅松論	花營三代記
足利治亂記	室町殿日記
明德記	應永記
富士御覽記	北山行幸記
椿葉記	永亨行幸記

長祿寬正記	嘉吉記
結城戰場物語	應仁記
應仁略記	應仁別記
重編應仁記	文明一統記
鎌倉大草紙	細川勝元記
細川政元記	三好成立記
三好別記	松永記
十河物語	穴太記
光源院記	赤松記

日本外史 引月書目 二 負氏藏板



日本外史  
卷之五  
東上雅片

北條五代記

房總治亂記

豆相記

相州兵亂記

河越記

國府臺前記

國府臺後記

北條早雲箇條書

里見軍記

蘆名記

伊達成實記

最上記

山形記

東國太平記

甲亂記

甲陽軍鑑

武田三記

北越軍記

謙信軍記

河中島合戰記 并圖

北國太平記

上杉輝虎注進狀

中國治亂記

陰德太平記

江就記

毛利家記

筑紫軍記

別所長治記

長曾我部元親記

九州治亂記

信長記

織田真記

立入宗繼記

太閤記

天正記

豐鑑

日本外史  
卷之五  
三  
順氏茂反

日本外史 卷之四 三十一 藤澤寺緣起

小松記

富樫記

淺井軍記

朝倉軍記

江北記

江濃記

蒲生氏郷記

惟任退治記

柴田退治記

余吾莊合戰覺書

紀州發向記

島津家記

朝鮮軍記分圖

朝鮮征伐記

高麗陣日記

朝鮮物語

清正記

前田軍記

黒田長政記

細川忠興記

將士美談

武邊物語

武家閑談

武者物語

武將感狀記

武家高名記

武家盛衰記

老人雜話

故老物語

大河内秀綱物語

三河記

三河物語

松平譜

徳川記

創業記

藤澤寺緣起

日本外史 卷之四 三十一 藤澤寺緣起

日本外史  
別冊書目  
東山藏

松榮紀事

家忠日記

增補追加家忠日記

關原記

關原軍記 并圖

關原記大全

關原外記

石田記

石卯餘史

駿府政事錄

東照宮御遺訓

御遺訓附錄

御遺誠

慶長記

慶長一統記

慶長日記

元和記

四戰紀聞

三形原合戰記 并圖

小牧合戰圖

大坂記

大坂軍記 并圖

難波戰記四種

冬夏日記

秀賴記

大坂首帳

若江合戰記

大坂冬夏陣覺書

樫井合戰記 并圖

淺野家記

淺野家臣記

小幡景憲事記

酒井家記

本佐錄

落穂集

日本外史

別冊書目

五

續氏茂友

日本外史 引月書目 五 刺戶藏版

玉露叢 玉滴隱見

岩淵夜話 武野燭談

柳營秘鑑 諸家大秘錄

諸家深秘錄 君臣言行錄

續日本紀 續日本後記

文德實錄 三代實錄

令義解 類聚三代格

延喜式 姓氏錄

三善清行意見封事

職原鈔 皇胤紹運錄

尊卑分脈 公卿補任

武家叙任 大系圖

武家大系圖 足利系圖

細川系圖 德川系圖

上杉系圖 貞永式目

建武式目 知譜拙記

主圖合結 武鑑五種

水鏡 扶桑略記

日本外史 引月書目 六 順氏藏版

日之夕  
月書目  
六  
刺  
片

世繼物語  
榮華物語

續世繼物語  
增鏡

宇治拾遺  
玉海

百鍊鈔  
愚管鈔

古事談  
續古事談

著聞集  
十訓鈔

徒然艸  
愚昧記

後愚昧記  
康富記

親元記  
祇園執行日記

東寺執行日記  
吉野拾遺

義貞記  
菊池武朝申狀

吉野事書案  
新葉集

宗良親王集

大日本史  
大日本史贊藪

國史實錄  
烈祖成績

藩翰譜  
王代一覽

鎌倉將軍譜  
京都將軍譜

織田信長譜  
豐臣秀吉譜

日本外史  
月書目  
七  
賴氏載及

東照宮年譜

年譜附尾

武德大成記

武德安民記

武德編年集成

東遷基業

東遷成基

大業廣記

元史

明史

明史紀事本末

懲忠錄

皇明通紀

皇明實紀

兩朝平壤錄

中山傳信錄

和漢合運

異稱日本傳

水下長嘯集

羅山集

讀史餘論

五事略

保建大記

本朝通紀

中興鑑言

制度通

南留別志

駿臺雜話

通語

逸史

常山紀談

稱謂私言

日本外史 引月書目 卷之

日本外史目次

卷之一

源氏前記

平氏

卷之二

源氏正記

源氏上

卷之三

日本外史 目次 一 源氏歲及

源氏正記 源氏上 源氏前記 平氏 卷之二 卷之一

日本外史  
卷之四  
源氏正記  
源氏下  
源氏後記  
北條氏  
卷之五  
新田氏前記  
楠氏  
卷之六

源氏正記

源氏下

卷之四

源氏後記

北條氏

卷之五

新田氏前記

楠氏

卷之六

新田氏正記

新田氏

卷之七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上

卷之八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中

卷之九

日本外史  
源氏後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足利氏正記 二 東正赤片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下

卷之十

足利氏後記

後北條氏

卷之十一

足利氏後記

武田氏

上杉氏

卷之十二 足利氏後記

足利氏後記

卷之十三 毛利氏

卷之十三 德川氏前記

德川氏前記

卷之十四 織田氏上

卷之十四 德川氏前記

德川氏前記

卷之十四 織田氏下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織田氏下 三 續氏後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三  
新氏藏

卷之十五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上

卷之十六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中

卷之十七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下

卷之十八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一

卷之十九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二

卷之二十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三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

四

新氏藏

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一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四

卷之二十二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五

日本外史卷之一

源氏前記

賴襄子成 著

平氏

清行大  
學頭  
部大輔  
終參議  
宮內卿

外史氏曰吾讀舊志見鳥羽帝時數下制符禁  
諸州武士屬源平二氏曰大權之歸將門也其  
在此時歟及讀三善清行封事陳宿衛豪橫之  
患乃知制度之弊其來久矣非亶始於此也蓋  
我朝之初建國也政體簡易文武一途舉海內  
皆兵而天子爲之元帥大臣大連爲之編禪未

日本外史 卷之一 平氏 賴氏 載版

嘗別置將帥也。豈復有所謂武門武士者哉。故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天子必親征伐之勞。否則皇子皇后代之。不敢委之臣下也。是以大權在上。能制服海內。施及三韓。肅慎無不來王也。及至中世。摹倣唐制。官分文武。乃特置將帥。六衛之將。將天子親兵。而兵部居八省之一。建左右馬寮。以畜貢馬。而邊要之國。諸郡皆有軍團。三分一國之丁。而取其一。五人爲伍。伍二爲火。火五爲隊。隊二爲旅。旅十爲團。各有首領。一火

六馬。便騎射者。特爲騎隊。皆任守令簡黜。衛京戍邊。按簿差遣。每舉征伐。令沿道諸國。須契勅勘合。凡征行萬人。乃有將軍。有副將軍。有軍監。有軍曹。有錄事。每總三軍。大將軍一人。大將出征。必授節刀。臨軍對敵。首領不從。約束者。皆聽專決。還日。具狀以聞。建勳位十二等。論功酬賞。而罷其兵。凡其器仗。藏于兵庫。出納以時。皆管之於兵部。中朝制兵。大略如此。雖不及上世之旨。其防亂慮禍。可謂密矣。是故有事。則下尺一之

之符數十萬兵馬立具。而平時散歸卒伍爲之將帥者。或自文吏出臨兵陣。畢事而歸。脫介冑而襲衣冠。未嘗有所謂武門武士者也。及藤原氏以外戚世執政權。卿相之位。非其族人不擬。官論品流。因習成俗。庶僚百揆。槩世其職。而將帥之任。每委源平二家。於是乎始有武門之稱焉。光仁桓武之朝。疆場多事。寶龜中。廷議汰冗兵。殷富百姓。才堪弓馬者。專習武藝。以應徵發。其羸弱者。皆就農業。而兵農全分。至貞觀延喜

之後。百度弛廢。上下隔絕。與羽關東之豪民。以軍功至六衛舍人者。或坐制鄉曲。不勤宿衛。而守令莫之能制。清行所謂非六軍貔虎。而爲諸國豺狼者。所在皆是。平居藏甲蓄馬。儼然自稱武士。於是乎始有武士之稱焉。自從天慶。馴致寬治。源平二氏。數鎮東邊。每用此輩。以奏功效。而各有所習用。以相隸屬。因襲之久。如君臣然。自是其後。苟有事。輒命之二氏。二氏各發其隸屬赴之。如探物於囊。不復煩選將徵兵而討伐。

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一 勦平氏 勦誅莫不立辨廟堂之上務取恬熙不憂其勢之積重不圖方且延爲爪牙以相傾排而已烏羽之下此令也如察其弊者焉而不窮弊之所由於救之之術蓋已疎矣當是之時源氏有梗命者勦平氏討之平氏有難制者令源氏誅之更相箝制以爲得控馭之術而不知異日搏噬攘奪之禍又基於此敗壞古制苟媮一時皆足以自取困蹙也抑戎事民命所繫而兵食之權不可一日去國先王之必躬親之其旨深矣今

委之一二宗族又賤其事而不省至於別其品類不齒之朝廷之上甚則奴僕視之曰是武門耳是武士耳及其論功行賞或恡而不與嗚呼幾何其不相率以自棄於法度之外也特以積威所約抑不敢發爾至於保元平治之際乃乘釁而起潰裂四出不復可收橫流之極終致失其千歲不拔之權而授之嚮所奴僕視者可勝慨哉吾作外史首叙源平二氏未嘗不歎王家之自失其權而國勢之推移有非人力所能維

持者。因世變以見得失。後之憂世者。將有以留心焉。

平氏出自桓武天皇。天皇夫人多治比莫宗生四子。長曰葛原親王。幼有才名。長而謙謹。好讀書史。觀古今成敗。以自鑒叙。四品任式部卿。子高見。孫高望。高望賜姓平氏。拜上總介。子孫世為武臣。其旗用赤。高望四子。國香。良將。良兼。良文。並任東國守介。鎮守府將軍。國香子曰貞盛。材武善射。為左馬允。良將子將門。性桀黠。倚攝

高見無官無位  
赤旗  
鎮守府將軍  
將軍良  
將  
下野守

良兼  
將門  
相馬小次郎將  
貞盛時  
左馬允

政藤原忠平。求為檢非違使。忠平不省。將門一去之東國。據相馬里。劫掠常陸下總。時國香為常陸大掾。良兼為下總介。皆與將門有隙。承平中。將門終攻殺國香。將門之在京師也。嘗詣敦實親王。從兵可五六騎。適貞盛亦來謁。會將門出門。貞盛謂人曰。將門必生事天下者。今日恨不率士卒。即率士卒者。當擊殺之。至是。貞盛棄官而東。欲復父仇。與良兼及從弟良正共攻將門。不利。貞盛謂是私鬪也。不若受敕討之。將還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平氏 五 貞盛 貞盛 貞盛

京師有所請將門要擊之信濃貞盛大敗脫身  
入京師已而良兼卒將門乃據下總遂襲執常  
陸介藤原維幾取常陸武藏守與世王兇險喜  
亂往說將門曰關東八州沃饒而四塞可據以  
霸天下夫取一州誅取八州亦誅誅一耳顧公  
安所決將門大悅延為謀主遂攻下野上總武  
藏相摸悉下之弟正平諫曰帝王有命不可妄  
冀願熟圖之將門曰天縱我以武吾取帝位孰  
能拒之乃建偽宮於下總猿島置文武百官初

將門  
山瞰皇城

將門與藤原純友者友善嘗同登比叡山俯瞰  
皇城曰壯哉大丈夫不當宅此耶遂與謀反謂  
純友曰他日得志吾王族當為天子公藤原氏  
能為我關白乎至是純友為伊豫掾任滿不還  
據海島為盜以遙應將門潛遣人入京師行火  
坊市京師戒嚴時天慶二年也三年朝廷拜參  
議藤原忠文為征東大將軍率諸將東伐發東  
海東山兵募以重賞而任貞盛常陸掾發兵討  
將門將門聞之率兵索貞盛於常陸不得乃散

天慶三年

三年

右衛門  
督忠文



下野掾  
秀鄉

其衆獨以千餘人至下野。下野有押領使藤原秀鄉，世爲大族。及將門起兵，往見之。將門方梳髮，捉髻而出，款接之，命食共食，飯粒隨前拾而食之。秀鄉知其輕率不足與有爲也，乃從貞盛。貞盛窺將門無備，與秀鄉合兵四千餘人，急襲之。將門遽出拒之，大敗。貞盛乘勝疾攻，將門欲誘之險阻，走據島廣山。貞盛火其營，大戰于山北。將門以見兵四百騎死鬪，貞盛麾兵蹙之。將門獨身出走，貞盛叱咤追馳，射中其右額，墮馬。

平將軍  
下野守  
繼衡  
散位致  
賴  
四天王  
常陸介  
賴信  
大和守  
保昌

秀鄉斬其首，興世王以下悉伏誅。梟于京獄，八州皆定。而純友尋平，忠文等皆途還。貞盛以功叙從五位上，後遷從四位下，任鎮守府將軍，兼陸奥守。世呼曰平將軍。貞盛四子：季維、衡、最、勇，與平致賴、源賴信、藤原保昌、齊名，稱四天王。任下野守。後私與致賴鬪，謫徙淡路。貞盛又養從子維茂，亦勇敢。亞維、衡、維、衡曾孫正盛，有武幹。時平氏與源氏並爲武臣，而源義家樹功邊陲，宗黨尤強。其長子義親爲對馬守，剽掠九州，殺

維茂出  
羽介鎮

守將軍

稱餘五

將軍

驛鈴

天仁元年

大治

備前守

正盛

五節豐明

節會

十一月

中旬辰

日薄新

官使流隱岐。逃歸出雲。殺吏奪貢賦。勢甚猖獗。於是詔正盛為追討使。賜驛鈴。率兵討之。與義親戰。斬其首。梟于京獄。時天仁元年也。正盛生忠盛。忠盛居伊賀伊勢之間。為人眇一目。大治中。山陽南海盜起。忠盛追捕有功。事白河鳥羽二上皇。並有寵焉。鳥羽上皇建得長壽院。以忠盛董役。役竣。除但馬守。聽昇殿。舉朝憎之。謀以豐明節會乘暗刺之。忠盛曰。朝則蒙詬。不朝為怯。其辱宗一也。乃帶刀而入。家人平家貞與其

稍於唐

有宴

左兵衛

家貞

伊勢瓶子

子家長。衷甲從焉。吏訶止之。家貞對曰。主君有戒心。臣將與之同死。吏不得止。忠盛昇殿。就闈拔刀。刀光外射。衆大畏。不敢發。及宴。召忠盛命舞。衆歌曰。伊勢瓶子醋瓮。蓋國音瓶子通平氏。醋瓮通眇也。忠盛愧之。不終宴退。呼主殿司脫刀授之。而出。衆劾奏。忠盛帶劍上殿。以兵自衛。請正典刑。上皇驚。召忠盛問之。對曰。臣之家人聞道路之言。尾臣而來。不使臣知。唯陛下斷其罪。如其佩刀。請問之主殿司。主殿司進刀。木刀

仁平  
參議經  
盛  
中納言  
教盛  
右馬頭  
家盛  
麥稔代笠  
大納言  
賴盛  
薩摩守  
忠度

塗銀也。上皇喜曰：忠盛用意良苦，以死衛君，則武人之習耳。遂無所問。忠盛累遷以正四位下。刑部卿。卒於仁平中。忠盛有七子，曰清盛、經盛、教盛、家盛、賴盛、忠重、忠度。而清盛最極寵貴。初，忠盛之事白河上皇，上皇有嬖姬居祇園祠傍。嘗夜幸焉，雨甚，覩鬼髮如束針，乍覩乍失，命忠盛射之。忠盛捕而視之，一老僧束麥稔以代笠，提火器行吹之，曰：將上燭于祠也。上皇謂忠盛膽勇可倚，益有寵。所幸官人兵衛佐局與忠盛

清盛

鳥羽法皇  
崇德帝  
白河法皇  
叔父兒

私有身上皇，即賜之曰：生女則朕取之，即男也。卿以為子也。官人免身生男，是為清盛。後更娶妻生家盛、賴盛。清盛出依中御門氏。大治中，任左衛門尉。累遷至從四位下。安藝守。航海赴任。有魚入其舟，或曰：興家之兆也。先是鳥羽太子受禪，是為崇德帝。帝母璋子幼，養於白河法皇。鍾愛之，及長不衰，頗涉物議。鳥羽是以不予視。崇德也。戲目之曰：叔父兒。鳥羽寵姬曰得子，號美福門院。生皇子體仁，令崇德養為太子。四歲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平氏 九 貞代 歲友

近衛帝

後白河

聖左府

法性寺

關白忠

通

保元元年

六條判

官爲義

右馬助

忠政

安藝次

官基盛

字野七

郎親治

下野守

義朝

少納言

入道信

西

鎮西八

郎爲朝

二將一

爲伊藤

日本外史 卷之二

九 東 貞 龍 莊

受禪。是爲近衛帝。帝崩。崇德希復位。崇德皇子重仁又長而賢。中外屬望。而美福以近衛蚤世。爲出咒詛。乃密勸鳥羽立崇德同母弟雅仁。是爲後白河帝。朝野駭然。崇德憤恚。召左大臣藤原賴長。語之以情。賴長慧黠。世稱惡左府。與兄忠通爭權不逞。欲使上皇復位而已。專柄也。乃慫恿舉兵。物情恟然。保元元年七月。法皇崩。卽夜葬之。上皇遂舉兵。據白河殿。源爲義等屬之。法皇豫度有變。遺命諸將當召者。清盛不與焉。

蓋以忠盛夫妻。傳重仁也。美福曰。安有強如平宗而不召乎。遂召之。清盛舉其宗。應召焉。叔父忠政獨赴上皇宮。清盛義子基盛爲檢非違使。擒上皇黨源親治于宇治。已而敕源義朝攻白河殿。留清盛等衛宮。少納言藤原通憲奏使清盛同往。清盛長子曰重盛。從父攻其西門。西門將源爲朝善拒。我先鋒二將爲其所射殺。清盛曰。吾受命。不必此門。重盛不肯曰。擇敵而進。豈武臣所爲乎。兒請當之。清盛令兵士擁止重盛。

日本外史

卷之二

平氏

十

負氏載反

五為  
伊藤

二條帝  
後白河  
上皇

與共攻南門。白河殿陷。上皇出走。入如意山。削髮奔南都。途被執。遷于讚岐。賴長中流矢已而自殺。帝詔清盛捕為義。未獲。忠政出。依清盛。乞降。不聽。殺之。朝議因令義朝殺為義。以清盛為播磨守。超遷太宰。大貳。重盛以下受賞有差。始興甲第于六波羅。義朝視平氏聲望出已上也。心常嫉之。藤原通憲娶清盛女為婦。亦與義朝有隙。通憲參與大議。多所釐正。帝授位太子。是為二條帝。而上皇仍聽政。政在於通憲。上皇嬖

中總言  
右衛門  
督信賴  
大納言  
經宗  
右中將  
成親  
平治元年  
檢非違  
使惟方  
兵庫頭  
賴政  
伊賀守  
光基

人曰藤原信賴。求為近衛大將。上皇欲聽之。通憲不可。因圖唐安祿山事跡上焉。以諷之。信賴慙恨。乃與義朝深相結納。陰謀作亂。藤原經宗。藤原成親。藤原惟方等。皆與其謀。謀既定。而畏清盛不敢發。平治元年冬。清盛重盛率筑後守家貞等五十人。詣熊野。行至切部。六波羅使者來告曰。昨夜信賴。義朝與源賴政。源光基等。率兵五百。圍三條殿。火之。并火少納言第。殺傷無算。遂幽上皇及主上於禁內。少納言亦遭害矣。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平氏

十一

負氏歲反

衆愕然。清盛曰：爲之何如？宜到熊野計之乎？重盛曰：武臣赴天子之急，何猶豫爲？清盛曰：如無甲何？家貞曰：臣豫慮有是事矣。開其擔，出甲冑五十。器械弓箭稱之。衆乃結東北還。已而聞源氏兵要阿部野。清盛曰：彼衆我寡，我且避之。四國以謀再舉。重盛曰：機不可失，失今不伐，彼將先我。我寡而敗，何恥之有？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清盛曰：吾志決矣。率衆疾馳，未至阿部野，遇一騎。衆意源氏使也。騎至曰：臣至自六波羅。六波

羅之兵迎駕，見在阿部野，請速歸。衆相喜慶，踴躍入京師。當是時，信賴自爲大臣大將，義朝以下皆拜官。信賴衣冠僭擬乘輿，坐百官上，聽斷庶政。百官莫敢仰視。獨左衛門督藤原光賴不屈。因會議折信賴，勗其弟惟方護二宮，以待清盛。清盛既還，信賴聞之，益諸門守兵。清盛謀怠其備，乃致名簿於信賴，以示無他。清盛計拔帝，乃與惟方通謀，夜放火二條大宮，守門兵舍守救之。天皇乃與皇后同車，蒙衣而伏，出藻壁門。

藻壁門

惟方從門者誰何。惟方曰：官人也。門者燭於車中曰：可矣。既出，重盛以騎三百迎謁于途，奉入大波羅。百官萃焉。關白藤原基實亦至，衆以其妻信賴妹也，疑之。或告清盛曰：關白至矣。清盛曰：此大臣也，假令不來，吾固將召焉。衆心乃安。已而上皇又逃於仁和寺，而信賴等仍據大內。帝召清盛命討賊，且戒之曰：宜佯退走，誘賊出宮，莫使宮闕罹兵燹也。清盛對曰：誅逆賊，如指之掌，勿以勞天心。至若後命，臣甚惑焉。雖然，

不敢不盡心。乃勒兵三千騎，令重盛、教盛、賴盛

將之分兵赴大內。賊開昭明、建禮二門，關陽明

待賢、郁芳三門，樹白旗二十餘旒守之。我兵望

見色動，重盛厲衆曰：年為平治，地為平安，而我

平氏也。天示吉兆，獲勝必矣。汝輩努力，乃分其

兵為二，留一于大宮巷，以其一傳待賢門，大呼

挑戰。信賴怖墜馬，重盛排門而入，至大庭、棕樹

下，與源義平大戰紫宸殿前。七匝櫻橘樹出至

大宮巷，杖弓以息。平家貞目之曰：可謂平將軍

自旗二千  
餘旒  
平治平安  
平氏  
棕樹下  
櫻橘  
惡源太  
義平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平氏 四十一 賴氏 歲及

與三左

備門景

安

新藤左

備門家

泰

次郎政

家時称

兵衛

八町二郎

再生矣。重盛更兵復入。義平呼曰。我源氏嫡子。公平氏嫡子。宜與決死也。重盛曰。諾哉。乃進戰。且退。與二平景安家泰俱走。義平及鎌田政家。追之。至二條濠。重盛踰濠。政家射之。中肩及背。甲堅不入。射馬。馬倒而曹墜。政家薄之。重盛扞以弓。取曹被之。景安至。搏仆政家。為義平所殺。重盛怒。欲親鬪。家泰進與義平相搏。為政家所殺。重盛得間走。當是時。賴盛等攻郁芳門。與義朝戰。退走。義朝卒有善走者。八町二郎以鐵搭

鈎其曹。賴盛拔刀截搭。二郎仰仆。賴盛走。源氏兵空宮而出。教盛乃以千騎橫入大內。關諸門守之。義朝。義平。無所獲而還宮。宮皆赤旗矣。進退失據。遂進攻六波羅。清盛乃上北臺。踞床指麾。賊兵皆至。官軍逡巡。賊乘勝而進。矢及內戶。清盛怒。上馬大呼馳出。親突敵陣。更兵交進。賊遂大敗走。清盛乃入大內。取名簿。笑曰。昨予今取。何速也。乃分兵追賊。義朝奔關東。信賴至仁。和寺。乞哀於上皇。上皇為請之於帝。帝不許。重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平氏 四十一 賴氏 歲及



日本外史 卷之六 十一 東山飛片

中納言 師仲

長田庄

司 弥平兵

衛 衛盛清

自是繼母 辭氣

盛曰。即宥之。彼何能為。清盛曰。首惡不可不誅。且如帝命何。乃遣教盛。引兵圍仁和寺。捕信賴及其黨源師仲。藤原成親等五十餘人。斬信賴于六條磧。重盛教盛與成親有姻。乞而宥之。帝賞清盛戰功。進其子弟官爵。尾張人長田忠致。誅義朝。獻其首。梟之獄門。賴盛將平宗清。亦捕義朝少子賴朝。至將斬。宗清憫之。因池尼請宥。池尼賴盛母。於清盛為繼母。清盛不聽。尼怒曰。刑部卿而在。汝安得侮我言乎。重盛與賴盛固

日向太 郎通良

永曆元年

二代后

請。乃減死一等。流于伊豆。義平變服入京師。狙擊清盛。清盛覺之。捕獲斬之。平氏威振天下。肥前。日向通良作亂。遣平家貞討夷之。當是時。政在上皇。藤原經宗。藤原惟方。勸帝親政。兩宮交惡。上皇引清盛自援。永曆元年。上皇進清盛正三位。任參議。清盛乃奉上皇旨。收執經宗。惟方。帝嘗納故近衛帝后為中宮。世呼之二代后。清盛以二人不諫。陷帝於惡。為罪。欲斬之。前關白忠通救解。乃宥死處。流明年。清盛累遷至權

日本外史 卷之一 平氏 十五 負氏載反

六年  
永萬元年  
二條帝崩

中納言六年遂進從二位任權大納言重盛至正三位參議永萬元年秋帝崩諸寺僧徒會葬延曆園城二寺爭禮欲鬪上皇召源賴政自衛有訛言上皇圖平氏平氏大驚聚兵自守重盛曰事必妄也請往法住寺親驗之法住寺上皇宮也乃往途遇上皇來幸平氏第欲口解諭因扈還清盛稱病不出重盛入而諫曰大人宜出謁吾宗有功無罪事何遽至此大人慎勿形之辭色不則讒或因以入苟吾之執忠直何渠畏

西光

六條帝

仁安元年

二年

人言清盛善之而竟不出上皇還謂左右曰訛言誰使之者藤原師光前曰天使之言耳眾無敢應者師光阿波人嘗以狡黠為藤原通憲所愛使後削髮稱西光為院北面頗有寵心嫉平氏驕恣數承間說上皇是時太子嗣立是為六條帝帝幼政復歸上皇上皇寵后滋子為清盛妻時子之妹生憲仁上皇欲立之仁安元年以清盛敘正二位任內大臣二年遂至從一位陞太政大臣賜隨身兵仗聽輦車入宮勅賜邑于

日本外史

卷之二

平氏

十一

平氏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平氏 十一 上 藤原氏

三年  
高倉帝

播磨肥前肥後為大功臣。世襲。重盛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聽帶劍昇殿。次子宗盛叙從三位。任參議。三年二月。憲仁受禪。甫五歲。是為高倉帝。帝母之兄大納言時忠謂衆曰。方今天下之人。非平族者。非人也。當是時。平族為朝官者六十餘人。其采邑跨三十餘州。朝政盡決於清盛。清盛有疾。詔行非常赦以禱之。既而清盛削髮稱淨海。興別第于西八條居焉。選童三百。服異服。散布京城內外。察誹謗者。輒處法。京師側目。

淨海  
選童三百  
服異服

嘉應元年

上皇積不能平。嘉應元年。上皇削髮稱法皇。平氏益橫。重盛次子資盛與數騎出獵。途值攝政藤原基房。不下馬。徑衝其衛。衛士掉而下之。重盛責資盛無禮。基房縛送衛士以謝。重盛釋其縛。勞而遣之。清盛聞之。怒曰。當今日。誰敢辱淨海之孫者。必報之。重盛諫止。清盛弗聽。伏三百人。要基房于路。摧折其車。切從者髻。帝因輟朝三日。重盛逐資盛之伊勢。承安元年。清盛進其女德子為女御。遂立為中宮。四年。右近衛大將

平資盛不  
下攝政藤  
原基房  
資盛時  
為越前  
守後新  
三位中  
將

承安元年

四年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平氏 十一 上 藤原氏

治承元年

闕重盛奏請自拜之。治承元年。轉左近衛大將。尋拜內大臣。居小松第。弟宗盛為右近衛大將。已而進正二位。朝臣舉妬平氏。藤原成親以權大納言為法皇執事。重盛娶其妹生子維盛。又娶其女為子婦。成親子成經。娶教盛女。然成親殊希為大將。而不得。居常憤憤。遂圖滅平氏。乃與西光謀。饗藏人源行綱。密語之曰。平氏專恣。子所目也。吾受院敕。陰圖之。而未得將率焉。子源氏曹也。盍為我將。成殊功。取顯位。行綱諾之。

三位中  
將維盛  
丹波少  
將成經  
多田行  
綱

判官平  
康賴  
俊寬  
納言源  
雅俊孫  
俊寬  
鹿谷別館  
平氏仆矣  
之謹

成親遂結檢非違使平康賴。式部大輔藤原章綱。前近江守源成雅等。又欲結法勝寺執行俊寬。數飲之酒。令姬人侍焉。因乘間說之。會其鹿谷別館計事。宴酣。馬逸。坐者驚起。誤仆。瓶子。成親曰。平氏仆矣。西光曰。盍梟其首。康賴進曰。梟首。檢非違使之任也。取瓶懸之柱上。一坐大笑。成親因建策曰。祇園祭日。京市雜沓。乘此時。縱火平氏第。疾攻之。可以逞矣。乃遣行綱布五十匹。部署諸將所向。未發。西光子師高為加賀守。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平氏

一八

負氏表反

大納言  
平時忠

其目代師經與白山僧徒鬪。僧徒來訴之。延曆寺。延曆寺僧徒與之合兵入京師。犯闕。重盛以三千騎衛宮門。擊郤之。山徒不服。還圖再舉。法皇令平時忠往諭解之。五月。誚師高師經流之。西光慙恨。終間叡山坐主明雲於法皇處。流明雲素善清盛。清盛爲奏救之。不省。已而山僧奪還明雲。法皇怒。敕諸將士討之。清盛不奉敕。則更敕成親。成親大喜。因聚兵。行綱自度。事竟不成。不若自首。乃夜馳赴西八條。聞清盛在福原。

又赴焉。請面告事。清盛出面之。行綱曰。院中集兵君知其由乎。清盛曰。欲攻山徒耳。行綱進附其耳。語曰。否。否。事係貴族嚮日。新大納言氏俄要行綱于鹿谷。謀云云。聞法皇亦欲親臨焉。因法印靜憲諫之而止。事已至此。不敢不告。清盛大駭。直歸京師。悉召子弟宗族。遣檢非違使阿部資成就院中。奏曰。有凶徒圖滅臣宗。臣且執而鞠之。然事必有源。是以敢奏。法皇失色。不知所答。乃縛西光至。使跪階下。清盛叱曰。下奴。侍

西光過分  
之諍

高平太

難波次郎

過分之寵。構陷無罪。又敢欲危我家。西光笑曰。何謂過分乎。公之父但馬守。朝官所愧齒。公為其嫡子。常著高屐。伺候中御門氏。人呼曰高平太。比十八九。以捕海賊二十人功。為四位兵衛佐。人以為異數焉。而今乃至於太政大臣。是之謂過分耳。清盛大怒。躍起蹴其面。痛掠治之。得實。命裂其口。又使人召成親。成親未知事。覺曰。平公欲宥山徒。令吾請法皇耳。乃往。比及西八條。見甲士繹駢。心驚。及入門。平氏士難波經遠

妹尾太郎

妹尾兼康。耦進梓之。囚於小室。將待昏殺之。成經。康賴以下。皆被逮捕。久之。重盛至。眾迎而謂之曰。有大事。公來何晚。重盛曰。是私事。何言大事。入謂清盛曰。聞欲殺大納言。願再思之。兒豈以姻戚云爾哉。彼為名族。受君寵。未可用私怨殺也。往時少納言信西興行死刑。發惡左府之墳。未二歲。信西之墓。亦為藤原信賴所發。善惡之應。殃慶立至。願再思之。出見經遠。兼康讓其亾狀。因戒之曰。慎勿使我公乘怒抵悔。乃歸。教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平氏

三

信氏或反

盛亦為成經固請皆得減死而清盛怒不自禁  
 乃就見成親成親低首清盛呼而仰之曰公面  
 可憎公當死於平治者因內府之請宥之祿位  
 並隆何苦而反成親曰僕何與知焉事必出讒  
 口僕於貴族有何所怨敢倍畔也清盛顧左右  
 取西光狀來乃自讀二過曰猶言不與知乎公  
 面可憎以其狀擲成親面而入令經遠兼康栲  
 掠成親二人畏重盛下成親于庭附其耳曰我  
 公隔壁而聽君第叫號二人擊地成親輒叫清

後傳  
貞能

盛曰可矣於是清盛乃被甲執長刀而出召平  
 貞能曰亟戒將士今舉朝之人嫉我圖我蓋謂  
 我官爵踰分耳在昔田村丸微者也以下東夷  
 功超拜大將他多類此者豈獨淨海淨海勤勞  
 非一日也保元之變我宗族大半赴新院且重  
 仁親王者我父所覆育也而我思故院遺詔獨  
 屬官軍終克平亂逆平治之變信賴義朝之猖  
 獗吾而自愛事未可知重命輕躬夷滅凶黨以  
 至於收經宗惟方等數冒大難無非為官家者

以此言之。官家恩宥雖窮。子孫可也。今乃輕信  
讒言。欲見族滅。卽母告者。豈不危殆。異日細人  
有再進言。則下宣討我。目我爲賊。不可悔也。吾  
欲先發。移之烏羽官。否者請幸於此耳。北面奴  
輩。或且扞我。亟戒將士。有主馬盛國者。馳告重  
盛。重盛大驚。急命駕赴之。入第門。族人皆擐甲  
鞞馬。旗幟成列。將起重盛。烏帽直衣而入。宗盛  
叩其袖曰。公何以不被甲。重盛睨曰。汝等何以  
被甲。敵人何在乎。吾爲大臣大將。自非有寇賊

襟帶觀

平將軍  
貞盛  
刑部卿  
忠盛

犯關。則不宜被甲也。清盛望見之。遽起表黑衣  
而出。數正襟。襟呿甲觀。謂重盛曰。吾察西光狀。  
如成親等。乃其枝葉耳。間群小彙進。覬覦不已。  
而御以輕躁之君。何所不至。我欲且請幸一邊。  
以待事定。語未畢。重盛泣數行下。久之言曰。重  
盛熟視尊貌。知家門已屬衰運也。重盛聞之。世  
有四恩。皇恩爲最。抑我門雖辱。桓武葛原之胤。  
而降爲人臣。中微不顯。以平將軍之功。而不過  
國守。刑部卿聽內昇殿。萬人反唇。及至大人。乃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平氏

三十一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三 東上痛片  
陞太政大臣以兒之不肖且辱大臣大將宗族駢植朝廷田園半於天下叨恩極矣爲官家所疾誰謂不宜而運命未艾讒人旣獲宜論罪所當退陳事由則公家豈有不霽威何必草草爲也兒又聞之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况善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六位至三公沐浴君恩不可勝舉嚮背之決自有在焉素所撫循士願爲重盛死者二百餘人保元之亂源下野守以救命斬六條判官兒在當時以爲大逆無道

下野守  
義朝

不忍言者也此非大人所親睹乎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窮於此矣生觀是感不若死也大人必欲遂今日之舉先列重盛首然後發且言且泣舉坐感動清盛曰淨海以衰老爲此舉非爲一身計徒慮子孫耳乃以爲不可汝好計之乃起入內重盛顧讓諸弟曰今日之事縱令公老耄發事子等何不匡救乃愆愆之也出敕將士曰欲從公赴院者見重盛剝首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旣夜憂慮弗能措於是出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平氏 三 貞代戰及

令徵兵。曰：有大事，速來會。眾相告曰：沈重人出，如此令，必有由也。於是爭赴之。一夕二萬餘騎，而西八條無復一人。重盛乃令家貞、貞能往護。清盛、清盛問曰：小松第何由徵兵？二人對曰：院宣內府曰：汝父忘君恩，欲亂國家，命女討伐之。內府慮君自急也，令臣等來護。曰：君安之。重盛在焉，當以身請。清盛惶懼曰：為我語內府，吾前途已迫，不復事事。唯卿令之。二人還報。重盛漣然曰：使父為此語，吾罪大矣。乃親臨勞兵曰：汝

等應召即來，真不負平生。而事出謬傳，宜亟罷去。後有緩急，幸毋徂焉。因盡罷去。法皇聞之，泣曰：重盛報怨以恩，使人慙愧已。而清盛使武士周西光，并殺師高師經，流成親于備前。後使人殺之。放成經、康賴、俊寬于硫黃島。教盛常餽遺成經。成經分之二人，因得不乏。二年，中官姓清盛，盛身親祈嚴島神，冀得皇子。教盛乃因重盛請下赦令。成經、康賴得歸。俊寬終死島中。十一月，中官將產而艱，人或謂成親、俊寬所崇，令眾僧

放成經康  
賴俊寬于  
硫黃島  
二年  
中官姓清  
盛身祈嚴  
島神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平氏 三十五 貞氏或及

驗者朕

耶三年

以鳥

重盛所死

讓之。法皇乃為誦經。平分身。生皇子。清盛喜極而哭。獻金綿謝之。法皇弗懌。拋其謝書曰。驗者視朕耶。三年立為皇太子。清盛驕恣益甚。重盛日夜憂懼。一夕夢清盛被誅。覺而泣。會維盛至。飲之酒。令好以刀。維盛意是小鳥。小鳥者平氏傳家寶刀也。受而視之。乃無文刀。葬時所佩者。乃變於色。重盛曰。母尤也。使公令終。吾將佩焉。今賜之女。女後當知之。五月。重盛造熊野祠。祈死。歸獲瘍疾。適有鑿。至自宋。清盛欲使治焉。重

盛辭以失國體。且曰。兒之獲疾。命也。遂不使治。法皇臨視其疾。三月。遂薨。年四十二。法皇與攝政基房議。取其封戶。會中納言闕。清盛婿藤原基通當任。而基房子師家任之。甫八歲。是時。清盛在福原。十一月。地大震。京師相驚曰。太政入道來矣。已而清盛以數千騎入京師。基房入泣。訴法皇曰。聞清盛來。欲修怨於臣。果被竄流。不復能奉左右矣。法皇曰。雖朕亦不能自保也。明日。使法印靜憲往諭清盛。且問其意。清盛不見。

雖朕亦不能自保

及昏無所答。靜憲請去。清盛使子知盛出答曰。臣老矣。不復能事君。如此而已。靜憲趨出。颺言曰。賢相明德。跼天踏地。清盛聞之。召返面之曰。聞子諫止鹿谷之幸者。吾是以見子也。抑我家何所負官家。重盛新死。遊幸自如。獨不憫老夫乎。重盛見危授命者數。官家賜之。越前曰。傳女子孫而死。卽見禱。死者何罪。且吾爲基通請中納言再三。而超拜師家何也。凡如淨海者。卽有過惡。當宥及七世。今餘命無幾。動將見誅。身後

可知矣。言畢垂淚。靜憲亦泣。少焉說以大義。且慰藉之。清盛意頗解。禮而遣之。旣而奏帝貶基房。代以基通。削師家以下四十三人官爵。流前太政大臣藤原師長。使宗盛率衆造法皇。法皇問曰。將見流遠地乎。宗盛曰。非敢然也。且幸鳥羽殿。以待事定。遂移之鳥羽。靜憲請而從焉。清盛乃使人白帝曰。今後諸政。陛下親之。卽日還福原。四年二月。帝禪位於皇太子。世稱其出清盛意也。清盛夫人時子旣拜二位。削髮稱二位。

四  
畢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平氏 三十一 賴政急使王先奔

熊野港

賴政之亂

高倉宮

尼於是夫妻並准三宮。三月。上皇幸嚴島。希解  
清盛之意。臨發覲法皇。法皇之徙鳥羽。中外皆  
咎宗盛不若其兄也。宗盛數諫清盛。乃奉還  
法皇于八條鳥丸。五月。熊野別當上變。告以仁  
王下令。舉東國源氏。欲滅平氏廢帝而自立。曰。  
事成有重賞。那智新宮僧徒亦應之。清盛大驚。  
率兵入京師。與公卿議。遣檢非違使源兼綱等。  
以官兵圍高倉宮。將徙王于土佐。兼綱父賴政  
為王謀主焉。平氏未之知也。賴政急使王先奔

上總介  
忠清

又太郎  
忠綱

倚園城寺僧徒。而自率子弟從之。清盛聞之怒  
曰。吾嘗奏賴政授三位。聽昇殿。何負我乎。清盛  
將藤原忠清獻策曰。聞敵山南都僧兵皆應於  
王。我前後防敵。曠日彌久。諸國源氏來會。勝敗  
未可知也。宜速下院宣於山徒。因啗以利。清盛  
從之。山徒乃倍王。王奔南都。清盛遣子重衡等。  
將二萬騎。追擊于宇治河。王入平等院。斷橋而  
軍。僧徒善鬪。我將平盛清。請分兵由河內進。遮  
敵前路。下野人足利忠綱進曰。我家嘗與秩父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平氏 三十一 賴政急使王先奔

伊豆  
仲綱

氏夾利根河相挑。未嘗不亂流決戰。今日利在速戰。何猶豫為。乃以手下三百騎先渡。下令曰。上駿者下駑者。操於淺而縱於深。其步卒迭相提挈。或溺者投梢援之。令畢而濟。不上一人。忠綱呼曰。我藤原秀鄉六世之孫也。盍來決死。兼氏奉詔討亂賊。安得不從也。乃大戰。終射殺兼綱。我軍悉渡。擊大破源氏兵。賴政及子仲綱等皆死。王南出走。中流矢薨。南都僧兵至水津川。

賴朝舉  
伊豆  
右兵衛  
佐賴朝  
大庭三  
郎  
自山次  
耶  
三浦大  
今義朝

聞之引去。重衡等凱旋獻首闕下。清盛賞忠綱。清盛常愛福原。又築島其南。以便漕運。終欲遷都焉。六月。遂決意。越帝三官百官徙焉。奉帝于賴盛第。遂徙之。已第。使兵守法皇。議建宮城。地狹不可建。乃權造焉。物議囂然。八月。源賴朝奉以仁王令。舉兵伊豆。相摸人大庭景親擊走之。武藏人自山重忠又擊破其黨三浦氏。景親急騎報捷。且曰。賴朝走死已。而東人交來告。賴朝未死。兵復振。清盛大怒曰。東國奴輩。皆彼父祖。

忠司重  
能  
小山田  
別當者  
重  
北條  
耶

家人而我流彼於東國。是使彼胥以滅我家也。何異借盜鑰乎。切齒久之曰。向使吾不聽池尼請。彼惡得保首領。忘恩規利。敢敵我子孫。其能免神明之罰耶。重忠父重能與弟有重。在福原。進而言曰。東人獨北條時政與賴朝婚。其或附之。其他豈肯黨流人。君勿為意。平氏子弟人人奮願東伐。清盛輦入。見上皇曰。陛下妙齡。蓋未及知耳。往時有為義。義朝者。敢行凶逆。欲敵法皇。臣以謀略誅夷之。而義朝少子有賴朝者。此

藤摩守  
忠度  
讚岐守  
正盛

豎子獲之。伊吹岳麓當斬。臣繼母為請宥之。臣即召見之曰。十三歲短身涅齒。有問輒答。不知臣憫其幼稚。且自謂與源氏非有宿怨。特以君命為爾。遂宥之。今聞其在配所。敢謀不良。臣不堪悔恨。請得宣旨討之。上皇曰。稟法皇答曰。主上幼。陛下親父。決在聖斷。何直稟法皇為。陛下莫乃庇源氏乎。上皇晒曰。猶為此言邪。即賜宣旨。因問大將可屬誰。曰。臣嫡孫維盛可。即命維盛以右近衛中將為追討使。而忠度翼之用。高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平氏 三十一 賴氏歲反

對馬守  
義親  
齋藤別  
當  
忠清之性

維盛嘗  
土河  
夜聞水禽  
起

祖正盛伐源義親故事。賜驛鈴。將五千騎發福原。以齋藤實盛諳東事。以為鄉導。行收兵至駿河。實盛曰。宜急踰足柄。收武藏相摸兵。藤原忠清曰。今我兵皆京畿新募。以此深入。未見其可。維盛從之。實盛乃辭而西。維盛曰。無實盛吾寧不能戰乎。以忠清為先鋒。進軍于富士河。當此時。島山重忠以下。皆附賴朝。以二十萬騎至河東。使使者來貽書。多謗言。忠清勸維盛斬其使者。相持未戰。我軍夜聞水禽起。相驚以為敵大

源義仲起  
兵于信濃  
木曾次  
郎義仲  
仲三兼  
遠

至也。人馬相踏藉而走。維盛怒欲留戰。忠清固諫。乃西歸。平明。源氏軍乃知之。令一將來追。伊藤某殿戰而死。維盛歸至近江。清盛弗許其入京師。曰。女奉王命。討亂賊。不交兵而歸。何面目來見我乎。軍即不利。盡橫尸原野。因欲流維盛。到忠清家。救解之而止。先是。源義仲起兵于信濃。義仲幼孤。齋藤實盛取育之。已而屬之木曾人中原兼遠。於是宗盛召兼遠。命亟縛義仲來獻。兼遠効誓書還。逐義仲。是月上皇再幸嚴島。清盛從焉。因要上皇作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平氏 三十一 源氏義仲



書。誓不右源氏。既還。造宮于夢野。以奉法皇。自清盛遷都。上下苦之。山徒亦數請復舊都。清盛會諸公卿。問兩都孰便。公卿皆希其旨。曰。福原便。獨左大辨藤原長方曰。平安便。清盛作色而入。衆爲長方危之。已而清盛卽奉三宮以下。復都平安。衆大悅。時十一月也。或問長方曰。子何以能忤相國。答曰。使無悔心。何問於人。我因而導之耳。清盛素重長方。先是。長方建議於朝曰。亂人得志。是天意人心所致。宜復政於法皇。名

平氏多怪

還基房師長等。改過遷善。庶幾免焉。清盛稍從其言。平氏家多怪。清盛嘗獨坐。見階下有數百人頭。合爲一大頭。瞋眼視清盛。清盛亦瞋眼視之。人頭漸縮小而滅。占者曰。爲義。義朝等鬼也。又有鼠巢厩馬尾。占者曰。小侵。大子犯午。爲源逼平之兆。復都之月。近江源氏兵起。翌月。遣知盛。資盛等。將兵擊夷之。初。圍城寺黨。賴政得重譴。益怨平氏。至是。與山徒皆應。近江源氏乃遣清房。攻圍城寺。燒夷之。殺僧八百人。又聞南都

造木丸呼  
爲淨海頭

養和元年

武藏權  
守入道  
義基  
十郎藏  
入行家

日本外史 卷之二  
三十一 東上崩  
叛遣妹尾兼康赴攻僧徒逆擊敗之又造木丸  
呼爲淨海頭蹴擊之清盛積怒是月遣重衡率  
兵數千騎擊之燒東大興福二寺殺僧數百人  
而諸道源氏益興養和元年正月上皇病崩清  
盛益悔悟復政於法皇法皇不聽固請而聽乃  
獻美濃讚岐爲御邑詔以宗盛總管近畿二月  
斬河內人源義基聞源行家舉兵至美濃遣知  
盛通盛清經忠度等伐之敵據板倉壘我兵遠  
出其後縱火攻拔之走行家清盛又命南海兵

控扼東兵而徵糧于北陸西海西海菊池氏緒  
方氏皆應源氏肥後守平貞能請往定之法皇  
令院廳官從貞能已而知盛在洲股病作置戍  
而還源氏益振宗盛乃欲親將大軍東伐法皇  
許之命統諸武官以官符徵兵刻日而發皇曰  
此行必夷源氏以二十七日發行先發一日清  
盛疾作宗盛止行車馬集於六波羅清盛病煩  
熱浴於冷水水輒沸叫號聲徹門外閏二月疾  
大篤舉族擁枕問所欲言清盛大息曰生者必

日本外史 卷之二 平氏

三十一 源氏義基

死何獨我我自平治年間建功王室專制天下位極人臣爲帝者外祖復何所遺憾所遺憾者未睹賴朝頭而死吾死之後母以供佛爲母以誦經爲特斬賴朝頭懸我墓前我子孫臣隸咸服我言勿敢或怠病七日薨歲六十四遺表法皇事必與宗盛議清盛既薨宗盛奉還法皇於法住寺殿奏曰臣不肖不能救父過以至於今今後將唯聖旨是仰法皇乃會公卿議調兵食遣重衡維盛通盛忠度等入美濃併其戍兵與

清盛薨

卿公義

源行家源義圓夾水而戰斬義圓破行家虜行家子行賴進行家至參河而還賴朝數遺書於賴盛謝其舊恩又間上書曰臣非敢爲亂乃靖亂耳陛下向不棄平氏則請兩講和二姓並仕如徃昔事其忠其否簡在陛下法皇以書示宗盛宗盛答曰臣父臨終命臣等曰必與賴朝決死語猶在耳臣不能和矣於是請救陸奧藤原秀衡擊賴朝救越後城資長擊義仲資長平維茂七世孫也六月資長與弟長茂收兵南擊義

太郎資長  
四郎長茂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平氏 賴朝

皇<sub>后</sub>富<sub>亮</sub>  
經<sub>正</sub>

壽永元年

二年  
越前<sub>三</sub>  
位通盛

仲不利還。八月。除資長越後守。秀衡陸奥守。趣  
伐源氏。資長復發。疾作。卒。九月。宗盛遣從弟通  
盛。經正。東與源氏戰于越前。敗績。經正走入若  
狹。通盛退保敦賀城。名經正未至。義仲兵來攻。  
乃解兵西還。壽永元年。九月。城長茂復南伐。義  
仲復不利還。是月。宗盛任內大臣。賜隨身兵仗。  
具騶從拜賀。二年。二月。叙從一位。四月。以維盛。  
通盛。忠度等。為追討使。將山陽山陰西海諸國。  
及參河以東。若狹以南。徵兵十萬餘人。入北陸

大庭景  
尙一稱  
侯野五  
郎

平泉寺  
長更齋  
明

道。將夷義仲。然後及賴朝也。齋藤實盛在遣中。  
謂大庭景尙曰。平替源興。蓋降木曾。景尙曰。東  
人無不知吾輩姓名。以興衰變節。若人言何。實  
盛曰。吾徒以試子耳。入見宗盛曰。越前。臣鄉也。  
古曰。衣錦歸鄉。臣受君恩久矣。今老矣。唯有一  
死以報君。君盍賜錦直舂。臣衣以歸。死有餘榮。  
宗盛憫之。如其言。義仲聞我軍向越前。遣將守  
燧城。城據山帶谿。最為要地。我軍阻谿水不能  
近。城將有齋明者。為書約之。矢以射我軍曰。源

太郎光  
平賀州  
林六郎  
光明子  
本姓齋  
藤  
越中前  
司盛俊  
太郎盛  
綱

氏築隄貯水。君決東山趾。立涸矣。臣爲內應焉。我軍從之。立拔其城。連戰皆捷。追至二條野。敵將齋藤光平出戰。實盛曰。與我同姓。寧死於我。與鬪斬之。我軍長驅定越前。進入加賀。源氏兵退據安宅渡。平盛俊令于盛綱試水。還報曰。可亂矣。盛俊以兵五千先渡。大軍從之。遂拔林富。控二城據之。降將齊明進言曰。義仲在越後。越後越中之界。有寒原之險。君宜急扼此。毋使敵踰焉。乃遣盛俊赴之。至般若野。敵已踰寒原。盛

砥並山

岡田冠  
者  
太郎重  
義  
樋口次  
郎

俊與戰不利退。維盛乃以七萬騎軍砥並山。忠度以三萬騎軍志雄山。義仲以五萬騎至。令行家攻忠度。而自當維盛。維盛恃險不備。義仲乘夜來襲。維盛大敗走。義仲乘勝追之。參河守知度。清盛七子也。與五十餘騎。大呼冒敵陣。馬仆而徒。敵有岡田親義來擊知度。知度舉刀斫其胷。胷墜。因斬其首。親義子重義踵至。我騎遮鬪。知度自屠而死。敵益進。右兵衛佐爲盛。賴盛次子也。亦爲樋口兼光所殺。維盛退保佐良岳。當

日本下史

卷之二十一 平氏

三十三 負氏義友

此時忠度與盛俊擊破行家。而聞維盛敗引兵與之合。退據安宅渡。忽有鞍馬十四。濟水而至。畠山重能在前軍視之曰。敵近矣。乃與三百騎登篠原岳瞰之。馳使中軍告曰。源氏兵悉濟。臣將先進。請賜後繼。義仲召樋口兼光。指岳頂問曰。女知彼一隊將為誰。曰。畠山重能也。臣數遊武藏。記其旗章矣。義仲曰。此可與鬪者。遣兼光與鬪。殺傷相當。維盛等乃進當義仲。戰且退。至成合。返擊大戰。大庭景尚自呼而鬪。義仲曰。名

手塚太郎

士也。麾騎逆之。景尚斬十三騎。被創自殺。眾悉退。實盛獨留戰。敵將手塚光盛呼問其名。實盛曰。女斬我首。獻水曾公。公知我也。進薄光盛。光盛從騎遮之。實盛攫騎將殺之。光盛救之。三人相搏墜馬。光盛遂刺實盛。獻頭於義仲。告其狀。曰。單騎衣錦。其語東音。義仲曰。莫乃實盛乎。召兼光視之。兼光曰。是也。義仲曰。吾知實盛年高。今其髮黑者何。對曰。實盛嘗與臣言於東國。曰。白頭從軍。吾將涅我髮。否則難以伍壯者矣。蓋

實盛涅髮

日本外史卷之三 平氏

源氏義及

越中次  
郎判官  
盛綱  
飛驒大  
夫判官  
景高  
中納言  
長方  
菊池次  
郎  
原田大  
夫

踐其言也。乃洗其頭。頭髮皆白。義仲泣曰。吾幼孤。為此老所鞠育。使其來歸。將父事之。乃重恩就死。可不謂義乎。收尸葬之。義仲復追我軍。平盛綱。藤原景高等十餘人死之。我諸將敗歸。法皇會議。藤原長方引漢和匈奴故事。請遣使赦諸源罪。不聽。平氏遺書山徒誘之。山徒不從。七月。平貞能既定西海。以降將菊池高直。原田種直以下。兵千騎。糧十萬石。至平氏咸喜。欲用禦東北。美濃人來告曰。義仲已至近江矣。於是資

宗盛欲奉  
帝及法皇  
奔西國

盛。知盛重衡。與貞能等守宇治勢田。又遣賴盛繼之。賴盛辭不往。強遣之。已而源行綱等四窺京師。山徒亦黨義仲。宗盛乃召還諸將。遣貞能擊行綱于攝津。知盛以五百騎次栗津。與義仲前軍戰。不利。退。義仲進軍叡山。宗盛大召族人議曰。兵寡。我欲奉帝及法皇奔西國。以圖再舉。何如。知盛進曰。不可。我祖桓武實肇此都。後降為武臣。於今八世。未嘗退避。寧決戰于此。乃折矢盡。而後已。教盛。經盛等皆以為然。宗盛不聽。

日本外史 卷之一 平氏 三十一 貞氏及

使人造法皇。法皇不在。宗盛大失意。乃奉帝及皇太后。皇弟惟明。收劍璽。縱火諸第。率其子右衛門督清宗。其弟中納言知盛。右中將重衡。淡路守清房。其義弟式部丞清定。丹波守清邦。其叔父參議經盛。中納言教盛。薩摩守忠度。經盛子皇后宮亮經正。若狹守經俊。教盛子越前守通盛。能登守教經。從五位下業盛。知盛子武藏守知章。經俊弟敦盛。清房二弟維俊。良衡。故基盛。子左馬頭行盛等。及攝政藤原基通。大納言

平時忠而西。權大納言賴盛從而後。比及鳥羽。撤赤幟而東。倚法皇伏匿。基通亦還走。平盛嗣欲追之。宗盛曰。舍之。吾無所用此不義人也。因問曰。小松中將何如。曰。未來。宗盛曰。亦賴盛比邪。乃召畠山重能兄弟曰。汝子弟在武藏。汝盍東。二人對曰。臣等蒙平氏恩。二十年于此。見危而遁。不忍爲也。宗盛曰。父子相慕。無貴賤一也。父在西。子在東。以相殘滅。吾心憫之。汝宜亟去。從賴朝。二人泣辭而東。宗盛等至關戶。顧見數



還琵琶

百騎至。則維盛也。率其弟右中將資盛、左中將清經、左少將有盛、侍從忠房、備中守師盛來。眾大喜。維盛曰：「吾遺妻孥而來，皆啼哭牽我。吾是以後。」宗盛曰：「眾皆挈家，子何獨否？」答曰：「挈焉而行，終可庇乎？」眾相顧悽然。經正幼，仕仁和寺法親王，貺其所愛琵琶。雖征行，未嘗不攜。是日，齋還謁王曰：「臣等事已至此，願得一叙別而行。」因卽席彈數曲。王及左右皆垂淚。經正曰：「臣嘗欲守此賜，以傳子孫。今行且死，不忍并寶器滅沒之。」乃奉還琵琶而去。忠度亦自淀河還，詣其和歌師藤原俊成。夜叩門通刺，請面謁。俊成微啓門見之，忠度曰：「自兵興，不得數於君家，今當遠別。聞君奉敕有所撰輯，臣幸得收一章焉。死且不朽，乃出其歌集於鎧縫。俊成泣而受之。行盛師俊成子定家，亦遺其集留別焉。俊成定家後並撰集，收二人所作云。於是舉族奉輿而西。會平貞能自攝津還，下馬跪曰：「諸公欲何之？」宗盛告故。貞能大諫其不可不聽。貞能獨東入京。

忠度托歌於俊成

五條三位俊成

京極中納言定家

沒之。乃奉還琵琶而去。忠度亦自淀河還，詣其和歌師藤原俊成。夜叩門通刺，請面謁。俊成微啓門見之。忠度曰：「自兵興，不得數於君家，今當遠別。聞君奉敕有所撰輯，臣幸得收一章焉。死且不朽，乃出其歌集於鎧縫。俊成泣而受之。行盛師俊成子定家，亦遺其集留別焉。俊成定家後並撰集，收二人所作云。於是舉族奉輿而西。會平貞能自攝津還，下馬跪曰：「諸公欲何之？」宗盛告故。貞能大諫其不可不聽。貞能獨東入京。

日本外史

卷之二

平氏

三十九 貞能獨東入京

師則諸第皆燼矣。乃夜詣重盛墓。白曰。君豫知有今日爾。然願以冥護。圖恢復。且日發墓。收其骨而西。追至福原。宗盛等方會將士。議曰。我家不足惜。如帝王神器何。皆泣而對曰。臣等世受君恩。不以隆替易志。窮海極天。唯君所適。鳥獸且記恩。況於人乎。宗盛喜。乃相率拜清盛墓。張樂於墓前。徹夜天明。燒其宮殿諸第。航赴西海。法皇救奪平族百八十餘人。官爵沒其邑。分賜之。義仲等乃立高倉帝第四子卽位。平氏聞之。

悔其不取去也。遂奉帝建行在所於豐後。豐後

三位刑部卿賴

輔

緒三郎

國司藤原賴輔之子賴經。與州人緒方維義傳院宜。収西海兵。使使來告曰。公等不宜止此。時

忠讓之曰。正統天子在此。若胡為者。維義不對。以三萬騎來攻。乃遣貞能。高直。種直等。拒之。敗

還。乃奔箱崎。遂徙山鹿。聞菊池原田諸族皆叛。則又徙柳浦。祈于宇佐宮。聞維義來。終航海而

遁。清經自度終不可免。夜上舵樓。看月吹笛。投

海死。時長門國為知盛所管。其目代紀通資獻

夫通資

刑部大

日本外史

卷之二

平氏

十一

平氏

民部成能

矢田判

官義清

高梨六

郎

弥平四

郎幸廣

能登寺

教經

船百餘艘以徙讚岐屋嶋阿波豪傑田口成能  
以千騎來附且為徇四國諭以順逆多來屬者  
因建屋島為行宮遂徇山陽道閏十月源義仲  
遣足利義清高梨高信海野幸廣來犯而身繼  
之重衡通盛教經以三百餘艘逆擊之據水島  
城源氏以千餘艘負陸教經出城東北門挑敵  
敵以五千騎來攻教經佯走重衡通盛將舟師  
自島西南縱左右翼遮之教經豫連舟布板以  
便進退親射殺高信北兵不習水戰屬日蝕晦

倉光次

郎

今井四

郎

小太郎

宗康

冥我兵乘之北兵遂大敗走追擊斬義清幸廣  
獲首千二百級初篠原之戰妹尾兼康為敵將  
倉光成澄所虜因仕成澄見親信今井兼平謂  
義仲曰彼瞻視異常不若殺之義仲不聽兼康  
從容說成澄以其鄉妹尾地肥美狀成澄乃請  
義仲往收之兼康為鄉導先往會其子宗康以  
下千餘人掩殺成澄據板倉寨義仲將赴備中  
聞而怒令今井兼平來擊兼康兼康戰且走欲  
赴屋島宗康體肥不能行兼康棄之走行里許

復還視之。追兵薄至。乃又宗康而死。義仲將遂  
攻屋島。聞賴朝來討已。則東還。十一月。教盛。教  
經。重衡等。與源行家。戰室山大破之。山陽南海  
十餘州。多來屬者。當是時。義仲縱兵暴掠京師。  
亦以事怨望法皇。謂將士曰。女與其敵凡人。寧  
敵王者。遂舉兵反。焚法住寺殿。矢及乘輿。遂幽  
帝于閑院。法皇于五條宮。公卿皆裸跣遁。義仲  
乃謂將士曰。為帝為院。唯吾所欲。為公為卿。唯  
女所請。乃奪公卿以下四十九人官爵。以其妻

師家時  
從二位  
中納言

明年

兄藤原師家為攝政。京師苦其暴。乃思平氏也。  
義仲既與賴朝有隙。恐其來討。欲與平氏為從。  
貽書屋島。言其意。宗盛欲許之。知盛曰。義仲使  
我至此極。我乃與之和。恐賴朝之笑我也。公宜  
答曰。天子在焉。女免胄弛弓。自來乞降。吾則許  
之。宗盛從之。明年。以山陽既定。奉帝復福原。因  
城焉。負山臨海。集兵守之。二月。教盛以五百騎  
屯備中下道。會讚岐廳眾二千騎。叛應源氏。乘  
船過下道。仰射我營。教盛怒曰。此輩嘗秣我馬。

日本外史

卷之二

平氏

四十二

負氏

歲反

飲我馬者。今敢亾狀如此。飛舸追之。聽衆走淡路。倚源義嗣。源義久。教盛攻而麀之。并殺義嗣。義久遂攻河野。通信於伊豫。通信遁走安藝。與緒方維義合。東入備前。據今木城。教盛赴攻。一晝夜拔之。宗盛奏帝進教盛正二位大納言。辭不拜。是時賴朝二弟範賴。義經討義仲殺之。終以院宣大舉來攻。關東將士悉從之。刻期會戰。知盛重衡拒東門。貞能等拒西門。而資盛有盛師盛等。以兵七千守北山。義經以萬騎夜襲之。

惡七兵  
衛景清

莊次郎

岡部六  
弥太

我兵大敗走。資盛愧之。獨奔屋島。宗盛令諸將代之。皆憚往。教經請當之。卽夜與通盛盛俊往守北山。範賴至東門。土肥實平等至西門。藤原景清等力拒西門。敵不能入。重衡知盛又擊東門。敵卻之。已而義經自間道來襲。縱火。城卒陷。重衡西走。東人莊家長追射其馬。馬倒。其騎騎副馬。重衡呼而取之。騎爲不聞。走重衡欲自殺。遂爲家長所獲。忠度亦爲岡部忠澄所追。忠度給曰。吾東兵也。忠澄曰。帽而涅齒者。非東兵也。

日本外史

卷之二 平氏

三十一 負式載反

日本外史 卷之三十一 平氏 四十一 東山藏

莊四郎

忠度返鬪搏忠澄伏之。三刺之不入。忠澄僕來。終為所殺。忠澄檢其鎧得歌稿。因知其為忠度也。經正走過大藏谷。莊高家呼而求鬪。顧答曰。吾羞與若鬪也。高家怒逼之。經正下馬自殺。其弟經俊及通盛業盛師盛清定清房盛俊等皆死。通盛妻聞其夫死投海而死。教經航赴淡路。宗盛奉帝于舟。諸敗兵爭舟而溺者無數。知盛初為武藏守。國人識而追之。垂及其子知章時年十七。遮鬪斬其一騎死之。知盛得間而遁。下

武藏守

知章

知章遮鬪

而死年十

馬望知盛

三斬

子死以救

父棄子

而走

大夫敦

盛

熊谷次

郎

敦盛笛

馬上舟。舟隘不容馬。則北馬首鞭之。馬躍上陸。田口成能曰。良馬也。與其獲於敵。寧射殺之。知盛曰。吾由此免。不忍殺之。馬望知盛三斬。終為義經所獲。知盛謂宗盛曰。子死以救父。父棄子而走。使他人如此。吾當唾其面。今吾為之。謂之何哉。因歔歔流涕。敦盛亦與知章同齡。望知盛舟馳之。為熊谷直實所獲。是日直實冒曉向西門。聞城上有笛聲。及獲敦盛。見其腰插笛。念嚮所聞者是也。乃請首於義經。并其笛。歸之。經盛。

日本外史 卷之三十一 平氏 四十一 東山藏

義經以諸首虜歸獻法皇。法皇使人諭重衡曰：女貽書宗盛，使効神器，則宥女死。放還屋島，對曰：臣宗世建勳王家，而子孫卒爲君所棄，以至於此命也。勝敗豈關臣一人，臣不才至爲纍囚，假令生還，將何面目見宗族哉？宗族亦必不肯以臣易神器也。雖然，臣不敢不奉敕，乃作書從院宣使至屋島。時子得書悲泣，欲聽之，知盛執爲不可。教宗盛作答表曰：謹領宣旨，通盛以下，旣授命矣，重衡豈獨欲生哉？至若神器，不可須臾離聖體也。陛下尙思貞盛、清盛遺勳，則辱枉龍駕臨幸西州，臣等護以西南四道兵，以討亂賊不者，臣等有赴三韓契丹而已，不能奉命。平時忠捕院使，劓而遣之。法皇怒，以重衡附賴朝，誅焉。賴朝檻致之鎌倉，延見，使枕原景時將命來跪重衡傍。重衡不肯聽，遙語賴朝曰：重衡至此命也。公尙記先人之德，則請速賜之死。賴朝乃屬之狩野宗茂，具湯沐，令姬千手侍浴。因問其所欲，重衡欲削髮，賴朝不許，因餽酒，遣千手

與離聖體也。陛下尙思貞盛、清盛遺勳，則辱枉龍駕臨幸西州，臣等護以西南四道兵，以討亂賊不者，臣等有赴三韓契丹而已，不能奉命。平時忠捕院使，劓而遣之。法皇怒，以重衡附賴朝，誅焉。賴朝檻致之鎌倉，延見，使枕原景時將命來跪重衡傍。重衡不肯聽，遙語賴朝曰：重衡至此命也。公尙記先人之德，則請速賜之死。賴朝乃屬之狩野宗茂，具湯沐，令姬千手侍浴。因問其所欲，重衡欲削髮，賴朝不許，因餽酒，遣千手

枕原平

三  
狩野宗茂





八合舊僚乎。乃送賴盛。至近江。辭而西。來至屋島。是月。貞能弟貞繼起兵伊賀。應平氏集二百人。襲破州守護大内惟能。遂入近江。與源秀義戰而斬之。已而爲惟能所敗死之。世呼曰三日平氏。平氏欲復山陽道。九月。行盛以兵二千屯兒島。範賴以十萬騎來攻。我軍敗還。宗盛以下曰。悒悒不樂。知盛曰。吾嚮欲守京師。公等不從。今終如何。宗盛莫以應。明年春。知盛城長門引島扼門司關。又遣兵擊破土肥實平於備前。復兒

屋島之戰

高松

景清攬美尾屋十郎 銚

島。又擊破河野通信。斬其族黨百六十人。効首屋島。宗盛檢之時。聞源義經自阿波來攻而未得確報。明日望高松里火起。田口成能曰。敵來襲也。請急御舟。令將士拒于陸。從之。義經果襲至。我兵能拒。義經縱火行在。我兵盡上舟。海陸交射。景清上岸挑戰。美尾屋十郎者來鬪而走。景清追攬其銚。銚斷。挂之。薙刀。掀而呼曰。吾景清也。盍來決死。敵莫敢近。我兵踵上。大戰。佯卻上舟。以誘致。義經幾獲而逸之。宗盛召教經曰。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平氏 四十五 貞氏戰及

次郎兵衛盛嗣

江見次郎

我兵數逸義經。義經兵不過數百騎耳。煩公一戰。教經乃與盛嗣。景清等三十人。迫陸而射。教經勁弓長箭射殺敵精騎數十人。會日暮。義經退軍高松。教經軍屋島。欲夜襲源氏。盛嗣與江見盛方。爭先徹曉。不果襲。天明。義經以七千騎來攻。我三十人步行持短兵接戰。敵騎披靡。教經因射之。戰終不利。遂上舟而退。熊野湛增河野通信等。盡屬源氏。源氏軍日盛。平氏奉乘輿避于志度。義經復來攻。乃退保引島。已而長門

壇浦之戰

周防悉應源氏。乃赴箱崎。聞範賴以大衆在豐後。則旋泊于壇浦。源氏軍充塞海陸。兵艦三千。四面來攻。我有五百艘。知盛立船首。謂諸將士曰。勝敗之決在於今日。汝輩有進死。毋退生。一心戮力。必獲義經而後已。景清。盛嗣等爭願決戰。田口成能潛通款於敵。知盛謂宗盛曰。士氣奮矣。獨成能可疑。請斬以徇。不聽。固請。宗盛乃召成能勗之。成能唯唯。知盛握刀目宗盛。宗盛終不能斷也。已而大戰。我兵奮擊。東軍數卻。成

日本外史

卷之二

平氏

四十一

源氏戰記

能降義經。告之曰。平氏徙帝於兵船。徙兵於帝船。欲誘敵而來擊之。義經知乘輿所在。合軍疾攻。知盛乃赴帝船。諸嬪迎問狀。知盛大笑曰。卿等當睹東國男兒耳。一船皆哭。知盛手掃除船中。盡棄汗穢物。時子乃抱帝相約以帶。挾劍。置出立船首。帝八歲。問時子曰。安之也。時子曰。虜集矢於御船。故將他徙也。遂與俱投海死。皇太后繼投。東兵鈎其髮獲之。行盛有盛聞之。皆力戰死。教經驍名素著。敵爭欲獲之。教經殊死

當歸東國男兒年二億尼

戰殺敵無數。知盛呼曰。公盍早自為計。多殺雜兵。毋為也。教經曰。中納言欲吾與義經決死耳。乃進索義經。平與之。遇教經免冑。撤鎧袖。躍入其船。敵兵遮鬪。輒搏仆之。直逼義經。敵中有安藝家村。力兼三十人。率二力士。進當教經。教經蹴仆其一人。挾二人投海死。宗盛與清宗不能自裁。從士擠之海。洎而遁。敵兵鈎獲之。藤原景經。景清從弟也。見之曰。奴輩敢辱我君。進斬一人。中箭死。知盛聞而切齒久之。曰。吾可以死

太郎家村

三郎左

衛景

經

平內左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平氏 四十九 賴氏載教

衛門家  
長  
薄永聖  
三月廿四  
日也

矣。與教盛皆自殺。平家長等八人殉之。時壽永四年三月廿四日也。經盛資盛皆遁。已而自殺。宗盛父子與皇弟皇太后平時忠以下從義經而東。有命徇宗盛以下于京師。宗盛自輿中四望。清宗不仰視。既罷皆拘于義經第。宗盛不解衣。寢以袖庇清宗。守兵見而憫之。五月送於鎌倉。賴朝延之前舍。隔庭相見。將命者至。宗盛悚然請宥死。賴朝措魚于俎。加刀焉。示之。諷使自殺。宗盛不曉其意。又送還京師。至篠原。父子別

見  
易筆勇

拘。知將被殺也。乃請僧稱佛曰。吾不死於壇浦。以有清宗故耳。於是皆被斬。宗盛有次子。曰副將。先斬于京師。初壇浦之敗。時子謂衆曰。宗盛非故相國之子也。吾之再姓也。相國期其生男而女生焉。吾恐相國恨怒也。密使人易之一傘。工男兒。宜矣。其不若重盛。以至於此也。宗盛既死。時忠等皆處流。時義經與賴朝有隙。逃奔西海。賴朝恐其與平氏遺黨相依託作亂也。遣北條時政于京師。購索平氏胤子伏匿所在者。幼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平氏  
五十一 賴氏載及

日本外史 卷之六 五十一 東正 藤原

孩生埋之。稍長者及之。其母若保。徃徃隨死。啼

哭四聞。維盛子曰六代。依其母。匿大覺寺側。為

人所告。當斬。其乳母因僧文覺請宥。賴朝素重

文覺。且思重盛德已也。特宥之。削髮為文覺弟

子。及文覺圖不軌。六代坐死。初維盛弟忠房遁

壇浦。匿紀伊。知盛次子知忠當族。人西奔時。甫

三歲。乳母子紀友方。攜匿備後。後徙伊賀。平氏

舊臣藤原忠清。先宗盛一年。見捕斬。平貞能削

髮奉重盛骨。隱於常陸。忠清二子忠光。景清。與

丹後 從忠房

上總介

忠清

統後

貞能 忠總五

郎兵衛 忠光

嵌魚鱗于

眼以為眇

上總七

郎兵衛

景清

越中次

郎兵衛

盛嗣

平盛嗣等。潛匿各處。後八年。鎌倉有土木事。賴

朝臨焉。忠光雜役徒。欲刺賴朝。嵌魚鱗于眼。以

為眇。荷畚出入。賴朝見而恠執之。懷利刀。曰。平

氏臣忠光欲為故主復仇。究問其黨。曰。獨有盛

嗣。聞前在丹波。不知今何之。不復言。絕食。飲。月

餘死。賴朝大索天下。無所獲。後五年。知忠自伊

賀還。入京師。匿于法性寺側。盛嗣。景清聞之。皆

至。諸舊臣稍稍來屬。謀襲賴朝。妹婿藤原能保。

能保覺之。令兵圍攻。我兵二十餘人。亂射殺敵

日本外史 卷之六 平氏 五十一 賴氏 載

紀三郎  
大夫友  
方

八田右  
衛門尉

而死。知忠與友方俱自殺。盛嗣景清遁走。聞忠房在紀伊。往歸之。舉兵據湯淺城。為熊野別當。所攻破。忠房被捕殺。盛嗣景清又遁。會賴朝慶東大寺。景清雜象中欲刺之。事覺被捕。屬之和田義盛。義盛苦其不遜也。辭之。乃屬於八田知家。景清終不食而死。盛嗣變姓名。仕但馬人。氣比道廣。為其厩卒。因通其女。每浴馬為馳射狀。道廣知其盛嗣。而不問。既而隨道廣如京師。遊故妾家。妾家告之源氏。乃令道廣捕之。道廣遣

力士數人。候其浴圍之。盛嗣罵曰。奴輩。吾欲遁。即遁。而不欲累主人。出而就縛。賴朝面讓之曰。盍死於壇浦。對曰。欲擁一平氏胤。以復舊業耳。又問曰。聞汝依義經。有諸。盛嗣曰。否也。嚮在京。圖判官而不遂。爾來頗儲利。又銳鏃。欲一試之。於將軍之身。遂被斬。

外史氏曰。自我先王之開國也。非無僭亂之臣也。而未有謀危社稷者。獨有一將門焉。而出於平氏。豈非其宗之大耻哉。然能討滅之者。亦出

於平氏焉。則足以相償矣。且自將門一伏誅。而後世無復覬覦神器者。可謂彼以其身標天下大戒也。抑使將門得一檢非違使。則未必甘爲反賊。故天慶之亂。皆相門驕傲壅塞上下所致也。當其無事也。籠朝廷名爵於私門。而不恤人之失職。及其急也。乃遽揭朱紫。呼號天下。使天下英雄。有以窺朝廷。後世源平爭起。以功邀其上者焉。知其不基於此也。世稱清盛功不償其罪。舉不臣者。輒以爲稱首。而不知相家不臣。

已什倍清盛。清盛蓋視而學之。否則何遽至此。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自相門之專權也。后皆其女。天子皆其女所生。而卿相皆其子弟親屬。苟非其族類。鋤而去之。雖皇族不能免焉。甚則易置其主。猶視奕碁。清盛所爲。無一不似彼已氏者。而加以驚悍。其意曰。以無功之人。猶擅權寵如此。吾之有大造於王室。何爲而不可。世以其拔興之無漸。群起咎之。而不言有爲之師者焉。且清盛所以至此。由後白河帝養成其勢。

爾夫名爵公器不可私用。人臣而私名爵是負其君也。人君而私名爵是負其先王也。帝濫授先王名爵於清盛。藉以濟其私焉。而長其負功邀上之心。至於不可制。將誰咎哉。雖然。成平氏之勢者。不獨始於帝也。初忠盛受寵於白河鳥羽。連進官爵。人以為不次。蓋朝廷倚其力。以抑源氏。抑源氏所以殺相家之權也。源氏自滿仲賴光。每為相門之瓜牙。攝政兼家之騙花山也。源賴信實捍衛道塗。降至文治之際。朝廷疑關

白兼實之助源賴朝。亦非以其世相黨。援哉。由是觀之。延平宗以抗相門。院政國論。所相傳承。其猶寬平之擢任菅氏耶。文武雖異。其意一也。以菅公之賢。猶不能無戀權之意。平氏除重盛之外。皆不學無術。其矜功擅寵。進不知止。曷足尤焉。假設重盛後父而死。盡反其所為。戒飭子弟。輔翼王室。則雖接踵比隆於藤原氏。可也。而源氏何資以起哉。源氏名為治暴亂。而其實攘竊王權。源平之罪。未易輕重也。且夫源氏猜忍。



骨肉相食。孰與平氏闔門。至死不失懿親耶。世傳平語。倚琵琶演之。其音悲壯。感憤聽者莫不悽愴。余嘗西遊長門。過壇浦。觀平氏覆滅之處矣。又抵肥後。聞其州有五家山。山谷深阻。平氏或竄匿焉。子孫至今猶有存者。不與外人交通云。夫平氏於王家。功罪相償。天不必勦絕其後。則是其或然也。

外史氏曰。王權之移於武門。始於平氏。成於源氏。而基之者。藤原氏也。故略叙王室相家之系統。以備參觀云。蓋神祖而後二十九世曰天智。是爲中宗。天智子大友卽位。而天武以叔父篡立。傳之持統。文武。元明。元正。聖武。孝謙。帝大炊凡七世。而天武之嗣絕。光仁以天智孫入繼大統。傳之其子。是爲桓武帝。桓武三子。平城。嵯峨。淳和。兄弟相及。仁明以嵯峨子繼之。文德以仁明子又繼之。文德幼子以藤原氏故立卽位。是爲清和帝。清和子陽成爲藤原氏所廢。光孝以文德弟代之。光孝而下。宇多醍醐。朱雀。村上。父

子相繼。村上之子冷泉。圓融兄弟相及。花山以冷泉子繼。圓融一條以圓融子代花山。三條又以冷泉子繼一條。一條之子。後一條。後朱雀。兄弟相及。後朱雀而下。後冷泉。後三條。白河。堀河。鳥羽。崇德父子相繼。崇德而下。詳於源平語中。崇德而上。至於文德。并一世。其非藤原氏之出者。宇多。後三條而已。故皆計抑其權。而在位不長。莫能遂志。然宇多以後三朝。不置攝關。政在天子。白河以後。已辭位而猶聽政。政在上皇。其

餘皆仰藤原氏之成。而其擅政。始於文德云。然余謂藤原氏驕專。其來久矣。非獨始於文德時也。鎌足助天智。効力王室。其子不比等。爲四朝元老。文武聖武。並娶其女。而孝謙。其外孫女也。而皆滯縱。惠美押勝。嬖於孝謙。殆危國家。實不比等孫。則其家法可知也。其後光仁。桓武。仁明。獨不出於藤原氏。而自平城。至文德。又皆其出。文德外舅。左大臣冬嗣。爲不比等四世孫。冬嗣之子良房。又納女文德。生清和。文德欲立長子。

惟喬而憚良房遂立清和則藤原氏之威懾人主非一日又可知也清和生九歲卽位良房以外祖攝政其子基經廢陽成立光孝關白萬機攝關之號始此基經二子時平忠平忠平攝政於朱雀之朝與其二子實賴師輔並列三公於是乎有天慶之亂冷泉二弟爲平守平村上欲立爲平爲冷泉儲貳而實賴等以其非藤原氏出沮之而立守平是爲圓融於是乎有安和之變師輔三子曰伊尹兼通兼家兼家三子曰道

隆道兼道長皆兄弟爭政伊尹女生華山兼家女生一條故兼家令道兼賺華山遜位而以一條代之是其最甚者也後一條而下三帝皆道長女所生是其最極寵榮者也道長二子賴通教通相繼執政而賴通生師實師實生忠實忠實疎其長子忠通而愛少子賴長於是乎有保元之禍忠通三子基實基房兼實基實生基通基房生師家兼實生良經更執朝政於源平之際其論議可觀者獨有兼實他充位而已其後

一姓分爲五派。更爲攝關。而其進退皆不復關天下事。不足錄也。總之良房而下。奕葉秉鈞。大抵務營私門。不以國家休戚經心。而當其爭權父子兄弟。且不相保。奔競從諛。舉朝成風。宜乎大亂之基。於是而其終與王室俱衰。共頽徒存空名。可不哀耶。外史氏曰。吾閱史有知王霸所以廢興也。源賴朝嘗奏大江廣元。爲廳使衛尉。攝政兼實議。其不可。曰。非儒家進仕之例。嗚呼。以門閥爲賢。以格例爲政。驅其才俊。以資梟雄。

而猶不覺悟。爭此區區。兼實且然。其他可知。向使相家有憂國之心。通變之略。何患於王權之外移邪。顧嚮者天慶之亂也。亦由藤原忠平之不許廳使於平將門也。久矣哉。相家之沈滯豪傑也。抑將門欲自與也。而以得失爲榮辱。賴朝欲與之。其下也。而不以從違爲損益。又可以觀世變矣夫。

日本外史卷之一終

三才氏藏



日本外史卷之一終

